

赌 注

安东尼·曼
许 艳 译

汤姆·库特尔太胖了，配上他简单的人生观，很容易成为别人的靶子，尤其是朋友们的靶子。从这个方面来看，胖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我们和他一起喝酒是因为我们和他一块儿长大，比利·哈得逊、米克·道尔顿加上我三个人。比利好出风头，招摇而讨厌。真正肤浅的反社会者就是比利，根本无视周围的世界，但是多亏了刚愎自用的领袖气质才成了我们这个小集团默认为的头儿。我有时候就想，在职业申请表的个人爱好栏里，比利怎么会不写上“残忍”一词。但这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是在某个星期五晚上在木匠手臂酒吧大笑一番。

我们看成是自家酒吧的那家店在酸橙街上，位于一家熟食店和一家五金店之间。在一篮篮常春藤的后面，黑色的横梁呈十字贴在酒吧临街的白墙上。过去十年，整个地区似乎在我们眼皮底下就偷偷摸摸地进入了高消费行列。对地产的价格有利，对人的精神可就没有那么好。然而——不知是因为懒惰还是因为执拗——木匠手臂迄今一直抵制着中产阶级重建市区的号召。我们本地人也保持着老样子，避免向设计师某种过火的好时光观念转化。

酒吧里边又窄又长，新漆成了橄榄色和米色。屋顶很高。从

怀旧的商人那儿大量买来、约 1900 年绘制的无专利权的褐色马拉轻便车和花园草棚的画卷后面的墙纸可能有些暗淡了，但是这个地方有氛围。那个星期五，里边挤满了放任自己自由行动的学生 吵吵嚷嚷 但基本上不让人讨厌。

老板娘正在收拾空玻璃杯。她身材矮小瘦弱，四十七八岁。棕褐色的直发开始变灰了。她喜欢颜色匹配的衣服，且要耐穿、朴素。她的丈夫个头儿高很多 宽肩膀 结实得像棵树。他们很友好，让喝酒的客人感觉愉快，但是他们也有些心胸狭窄，有些苦楚，就像生活从来都没有原本应该的那么顺利。

从我们紧靠里边的桌子，我透过香烟的浓雾望着米克·道尔顿。高个子，脸色灰黄，看上去比他三十五岁的年龄要老成一些。他站在吧台那儿一群学生中间，和老板闲聊着，老板则倒着啤酒。库特尔坐在我旁边。

“猜猜什么事？”比利在说话。他一如既往地穿得时髦而紧绷 坐在桌子对面 背对着噪音。他三十一岁 是我们四个人当中年龄最小的，也是个头最矮的，矮小而结实，卷曲的黑头发剪得很短。他把算计的眼光转到库特尔身上。库特尔坐在他一直坐的地方 在角落里 正对着吧台——那是凝视他永远不会亲吻的姑娘们的最佳位置。

“什么？”库特尔问。

“我弄了一辆新凯迪拉克。”

“你什么？”库特尔三十三岁。他的胖手松垮垮地搭在腿上放的香烟盒上。棕褐色的直发总会垂落在前额上。一对猪眼似的小眼睛，在他那张长方形的大脸的映衬下看上去就更小了。这更突出了他缺乏智慧。他的体重十分接近十八英石，对于一个中等身材的人来说是很重的。

“滚开 比利。”我说。

“你可以滚开。”他说。

“发生了什么事？你中了彩票？”我以为他在扯谎，但是他没有。

“我想我确实以一种有趣的方式中了头彩。”比利说着自顾自地微笑了。“我叔叔弗雷德得癌症死了，结果他竟然很喜欢我。”他从茄克衫口袋里掏出一套车钥匙，在我们眼前叮叮当当地晃。“多谢了，弗雷德。”

钥匙前前后后晃来晃去，不时地反射着酒吧昏暗的灯光，库特尔的眼睛一直盯在上面。米克端着饮料回来了，在一群学生当中绕来绕去地穿行。他把托盘放在桌子上，在比利旁边坐下，然后从口袋里拿出烟叶和纸，开始卷烟卷。他瞟了钥匙一眼。

“那他已经告诉你们了？”

“1958年粉红色折篷凯迪拉克，”比利说，“完全是改装过的。”

“那是怎么回事？”我说。

“完全改装过？”库特尔发出了声音。“装饰怎么样？看起来怎么样？”

“凯迪拉克在这一带没什么用。”米克说着，舌头沿着纸的边缘舔了一遍。

“街道太窄了，没地方停车。”

“停车，我今天早上估过价。”比利的手指啪的一声把钥匙抓紧，过了一会儿，放回了茄克衫口袋。库特尔眼睁睁地看着它消失了。“我要把它卖了。两万英镑我可以将就。”

“两万？”我轻声吹了一声口哨。

“比利请客。”米克说。

“今后整整十年都是比利请客。”

库特尔皱了皱眉头，他从腿上把烟盒拿开，轻轻地放在他面

前的桌子上，用指尖玩弄着盖子。“你不应该卖。”

“你说什么 汤姆？”比利尖刻地问，转向了库特尔，就像一直在等待这么个机会一样。库特尔盯着自己的烟盒，避开了比利的目光。

“不应该允许人们做这样的事。”他喃喃地说。

“不应该允许？”比利的眼睛露出了锐利的光芒。我以前已经见过很多次了，经常是由酒点燃，很多时候也不是。这不是怒气，是蓄意做出来的。与此同时，他本人根本没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他真的毫不在乎。外界的刺激会开启他体内的机关，啪地打开闸门，程序就会开始。他并不追求什么效果，只是做了他自己该做的事。“不应该允许 汤米？”

库特尔以自己的方式，和比利抗衡。他耸耸肩。

“或许不是。或许你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朋友。”

“像你这样的朋友？”

库特尔一言不发。

“宽容一些。”米克说。他捻了一下烟头，放到嘴上，划了根火柴。一根烟丝燃烧了一会儿，然后才皱缩了，掉在桌子上。

比利抓住库特尔不放。“你知道，我倒是愿意把车送给你，只是你太胖了，不适合开。”

“不，我没有。我能减肥。你为什么要卖掉这么好的东西？”

“像你的那些好东西，称是这个意思吗？来吧，汤姆，让我们看上一眼。全打开。给我们看看今晚有什么。”

尽管库特尔已经为我们成百上千次地表演过同样的仪式了，他还是犹犹豫豫、遮遮掩掩地把烟盒推到了桌子中央，小心翼翼地掀起了盖子。我和米克不由自主地坐在座位上伸长了脖子去看。那是一盒子破烂——库特尔的破烂——但是每次看着它总是让我产生同样的感觉，就像在翻阅一本日记，读取别人最

隐秘的思想。

还是同样的那一堆不值钱的旧玩意儿——很熟悉，因为我们以前都见过，主要还是因为正是我们捐赠给他的。有米克的旧蛇形铜戒指，库特尔苦苦哀求了好多次，最后米克受不了了就给了他；旁边的是一个破打火机，那是库特尔花了十个便士从废旧杂货廉价拍卖会上拣回来的；还有我姐姐过去戴的对盘尼西林过敏的手镯以及一个拴在皮带上的没有光泽的铜质凯尔特结护身符。比利凑了一个用银链子吊着的纪念品盒和一两个战前的一先令的硬币。但是在盒子角落里有个东西是我们以前没见过的，很新，不知是不经意还是特意被库特尔的手半挡住了。

那是一只看上去很重的金壳短链怀表，嘀嗒的声音很响，尽管店里的噪音很大，我们都听到了表走的声音。

“那是什么，汤姆？”比利问。

“没什么。”库特尔说。

“你的手底下。”

库特尔勉强把手拿开了，畏缩地看着比利伸出手抓着表链把表拎了起来。看上去是件真货，质地纯正，做工精良，是橱窗里摆放的古董。比利打开了金表盖，和自己腕上的手表对了对时间，然后啪的一声扣上，放在手上掂了掂重量。

“肯定值不少。”他说，“你从哪儿弄来的？”

“我买的。”库特尔说。

比利大笑。“偷的，是吧？”

“不是。”

“你知道吗，偷窃的财产是人人可以随便猎取的？因为你不能向警察报案。有人从你身上偷走了你偷的东西，惟一的报复就是猛击他们的头。”

“到此为止，比利。”我说。

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好，我到此为止。”他说，“只是我刚才在想汤姆有我想要的东西，他也想要我的东西。想听听我要说什么吗，汤姆？”

“我想把表要回来。”库特尔愠怒地说。

“我还以为你想要凯迪拉克呢。那车怎么样？”

“你绝不会这么交换的。”我说。

“绝不会。”比利说，“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说的是打赌。汤姆太胖了，不可能坐到凯迪拉克的方向盘后面开车，但是他说能减肥。我不相信他能。让我们看看谁对谁错。我用凯迪拉克赌这块表，汤姆不可能减肥。”

“减多少？”米克问。

“不太多，”比利说，“七磅重，一周时间。”

比利说得没错，这不算多。有了凯迪拉克做赌注，对米克或者我来说都会是件容易事。但是对库特尔来说，这就像一座大山。比利把金怀表平放在桌子上，然后从口袋里拿出钥匙，放在了旁边。

“噢，汤姆，怎么说？”

“你没必要赌。”米克说，“那是一块不错的表。你拥有过的最好的东西。”

库特尔点点头。他想了想，迟疑地从怀表看到钥匙，又从钥匙看到怀表。他把手伸到T恤衫底下捏了捏一层层的肉，像是在揉面团，量呀，测呀。

“我不知道，”他最后说，“1958年的折篷车？”

比利点点头。

“座位怎么样？”

“原色，状况良好。”

库特尔狡黠地瞅了比利一眼，又问：“是手动的还是自

动的？”

比利讥讽地笑了一声，说：“自动。”

“好吧，”库特尔说，“赌定了。为此握握手。”

比利抓住了他的手。“噢，还有件事我没提。下一周每天晚上，我们八点钟在这儿碰头。星期五我们也在酒吧这儿称体重。好吗？”

机灵。库特尔不仅不能利用所给的七天时间到健身场所等地方锻炼——不太可能，但也不是不可能——他还要每天晚上和啤酒的诱惑作斗争。

“比利，这不公平。”我说，“你之前并没有说过这一点。”

“没关系。”库特尔说。他松开了比利的手。比利伸出手去拿钥匙的时候看起来相当满意，但米克先拿了起来。比利还没来得及阻止他，他就从桌子上把钥匙和表都拿了起来，放进了自己的衬衫口袋。

“等等！”比利厉声说，“这些东西是我的。”

“现在不再是了。”米克的语气说明他是认真的。“下周五之前都不是。谁知道呢？或许到了那一天也不是。除非你想取消打赌。”他看了看库特尔，满怀希望。“你也一样，汤姆。你们俩都有一次取消的机会。你怎么说？我们决不会少考虑你。”

“不，这样还好。”库特尔说，依依不舍地瞅了一眼米克的口袋，他的怀表装在那儿。

“那打赌不变。”比利说。他双手啪地一拍，笑了，然后瞟着库特尔隆起的肚子。“对。我能请你再喝一杯啤酒吗，汤姆？你那儿看起来有点空了。”

“多谢，比利。”库特尔报以微笑，“非常感谢。”

接下来的七天过得很快——对库特尔来说太快了。第一天

晚上喝了最后一杯之后，我们四个人都醉了，早先的不愉快也忘了，打赌就成了朋友间的一种玩笑。我们尽最大努力不吵醒米克的达尔西，她不反对喝酒本身，但是不赞成喝酒对她丈夫产生的效果。库特尔在米克家的卫生间称体重，此时引发的喊叫声没有几个人能不被惊醒。墙太薄了，没什么用处。

不算他穿着衣服减去的两磅——包括袜子，但不包括鞋子，库特尔让指针指到了十七英石九，误差上下不超过一盎司。这看上去很重，但是运用醉酒的奇怪逻辑，我迅速得出了结论：因为库特尔这么重，赌赢没问题。

“你会轻而易举地减掉那七磅。”我含糊地鼓励他说，拍了拍他的后背。米克也由衷地赞成。

“他说得没错，汤姆。你稳操胜券。一个人越重就越容易减肥。因为他能有更多的可以减掉。”

“经得起推敲。”比利庄重地点点头，“如果瘦的话节食肯定很难。”

“或许那就是瘦子不节食的原因。”我说，当时我们都挤在狭小的卫生间里，站在那儿沉思这一不确定的看法，达尔西出现在了门口。她是个小个子，可是凌晨一点，光脚穿着睡衣站在那儿，抱着胳膊，眼里的神情让我们不敢开口说一个字，人看上去也显得高大多了。她一言不发，朝前门的方向甩了一下头就结束了我们的小型聚会。我们踮着脚尖走进夜色中，米克除外。我们低声跟他告别，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露出了无力的、受罪似的微笑。

接下来的六个晚上，我们每晚都在木匠手臂碰头，库特尔每晚都奉陪到底，和我们一样一杯又一杯地喝到酒吧关门。实际上，有比利利用每一次机会耍花招让他喝啤酒吃薯片，他消费得比我们都多，到了星期四晚上，库特尔要输已经是明摆着的事

了。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从一开始我就这么想，这大概是最好的结果。说到底，一只表也不值一辆凯迪拉克，或许比利只是在积分。打赌结束后，他极有可能把表还给库特尔，整个操练不过是对他的聪明才智无聊的一次证明。

他比利情绪高昂。他整个星期都在展示他那块旧手表，抱怨表慢，甚至会停下不动了，向每个愿意听的人指出表的缺陷、玻璃表壳上和皮表带上的划痕。他还在几个不同的时间提出要处理掉，一天晚上甚至进行了假意拍卖。“高于二十便士的出价！”他冲着走廊上传来的喧闹的欢呼声高喊。

星期四，叫好了最后一轮酒，他猛地趴在桌子上，把表摘下来。我们的肚子里都灌满了啤酒。库特尔正在摆弄烟盒里的玩意儿，我和米克缩在一起迷迷糊糊地交谈。比利夸张地大声叹了一口气，把手表推给了库特尔。

“看到这个宝贝儿离开我很难过。”他说着悲伤地摇摇头，“它陪着我同甘共苦，约医生看病、庆祝足球胜利、煮各种各样的鸡蛋。但是，汤姆，你拿去吧！放到你的收藏品里。”

库特尔从宝库深处抬起头来。

“我已经有一只表了，”他说，“米克正为我收着呢。”

我和米克停了下来，不再讨论我们刚才探讨的世道不公的问题。

“拿去吧，汤姆。”比利说，尽力装成一个大度的人。库特尔眼睛转了转，脆弱地笑了，就像他每次想到笑话的时候那样。

“但是你会需要它的，这样才不会误了汽车。”他最后一边咧着一英寸宽的大嘴笑，一边说。那要是真的会好玩得多，但我和米克还是笑了。只有比利没有。相反，他哼了一声。

“你有过机会。”他说。

“你有过机会。”库特尔轻声地重复了一遍，分析着这句话。

保持称量的一致性对打赌的公正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星期五晚上六点三十分我和米克带着达尔西洗手间的体重计准时出现在了木匠手臂。我们并不是惟一早到的人。这一周已经传出话来了。我猜这是从观看答问比赛节目转来的看客，但是挤满了吧台的这群早到的人对此有一种酸溜溜的窥淫癖的感觉。我当时才明白比利为什么要选在酒吧称体重。只要他愿意，还有能够当众羞辱库特尔的额外收益。

我在买啤酒的时候注意到了那块黑板。认为库特尔体重增加的人是认为他能减肥的人数的四倍。除去同额赌注，如果认为他增加了三磅以上可以得到二比一的赔率；如果认为他增加了五磅以上，可以得到六比一的赔率。如果赌他减轻了体重，赔率是十比一。

“那库特尔赢得凯迪拉克的价位是多少？”老板娘在启瓶盖时我问她。她怪异地看着我一眼。

“还没有人赌他赢。”她说把找的零钱递给我。她眨眨眼压低了声音说：“你是常客，所以给你透露点儿内部消息。我们一直在记录他比平时多喝了多少瓶啤酒。我们认为他体重又增加了两磅。不管怎么说，这在大多数人说的范围之内，但是赌大赔率的人够多的了，所以我们会有净利润的。”

库特尔也是常客。

“那你们是不收他会赢的赌注啦？”我很是恼火。

“我想是，但是没人会真的……”

“开个价吧？”我说。

她耸耸肩说：“一百？”

“这是五英镑。”我从钱夹里抽出一张。

“这是你的钱。”她漠然地说，把钱塞进了口袋，在黑板上写下了这个新赔率：“库特尔赢一赔一百。”有个人站在我旁边，看

她这么做 笑了。

比利半小时以后到了。那时候这群乌合之众坐立不安了，等待着大事件的开始。比利走进来的时候，响起了一种奇怪的、自发的、喊了一半就停了下来的欢呼声，就像这群人自己也不知道欢呼什么一样。比利还是眉开眼笑地敬了个礼。他停下来笑笑，拍拍某个人的背，然后穿过人群朝我和米克在酒吧最里边坐的地方走过来。

“你把体重计带来了？”他还没坐下就问米克。

体重计就放在桌子底下米克的脚边。他看着人群说：“比利，事情会弄得很严重。他们在吧台设了赌局，你知道吗？”

“有点意思，”比利耸耸肩说，“那又怎么样？”

“现在取消还不算晚。”我说。

“不！”他一本正经地说，“这是个玩笑，仅此而已。星期五晚上嘛。汤姆在哪儿？”

“他不在这儿。”我说。希望他根本别出现。但是那时候酒吧传来的叽叽喳喳的嘀咕声告诉我他恰恰来了。一秒钟之后我们看见了他，拥挤的人群像波浪一样分开让他走过。他眼下就在这儿，穿过狭窄的酒吧，穿着短裤、凉鞋和宽大的翠绿的T恤衫，一只胳膊底下夹着心爱的烟盒，拄着双拐。他的右腿，从膝盖往下都裹在筒形石膏里。

“到底是……”比利低声说。

库特尔单腿跳着过来了，在我们面前停下来。他看上去一副病态，脸色灰白，像湿面团一样松弛，眼睛呆滞无神，布满了血丝。他说话的时候听起来是在经历痛苦。

“我发生了意外事故。”

吧台那边有人吃吃地傻笑。

“那打赌取消了。”米克说，快如闪电。

“无法预见的情况，”我点点头，“现在再进行下去不太合适……”但是当时我停了下来，看着库特尔。他在用眼睛哀求我。我皱了皱眉，他真的还想让打赌继续下去吗？

无论如何比利很想。他发怒了。

“没有机会了，不能在这么多事之后结束！打赌仍然在进行！”

“好了，比利！”米克恳求说，“看看他的样子，他根本不应该到这儿来，他应该在家卧床休息，或者在该死的医院！”他转身对库特尔说，“你到底对自己干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米克，我不知道。”库特尔说。他看上去就要哭了。“是意外事故。”

但是比利态度强硬，那群人的钱都押在上边，也都站在他那一边。他们往里挤着看，有些人还站在桌子上和两边的椅子上。米克的声音被压下去了。最后终于安静下来了，比利的声音响了起来。

“筒形石膏怎么办？”

“你什么意思？”我问。

“噢，肯定至少有两磅重吧。”

米克点点头。“这样的东西很重。”

“那就算三磅。”比利说，“十七英石九加三是十七英石十二，那他应该是这个数减去半英石……”

“十七英石五。”我说。

“他也穿了衣服……”汤姆告诉你说，“为什么不把T恤衫和凉鞋脱了呢？这样可以减轻分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用担心短裤了。”

那么这就是比利玩笑的关键所在。

“好吧。”库特尔最后疲倦地说。人群欢呼起来。至少有些人

觉得很有意思。

“让我们结束这一切。”米克气愤地说。他伸手到桌子下边拿体重计。他看着库特尔说，“之后我们就能送你回家了。”

我把烟盒接过来，然后扶库特尔坐下。我给他脱凉鞋，当时注意到筒形石膏上已经满是些早日康复之类的笔迹了。

我僵硬地微微一笑。“护士们写在上边的，是吧？”

他看了看我，但没有回答。汗水顺着他苍白的脸颊流下来。他快要昏倒了。

他花了一番气力才把 T 恤衫脱下来。白白的肉在他的腰上方鼓出来。我不能肯定，但是他的肚子看上去至少和一周以前一样大。库特尔从来就没有当真要做。现在看到他赤裸着上身，一些人突然间局促不安起来，闭上嘴；而另一些人则嘲笑、吹着口哨挖苦他。我和米克把他拉起来的时候，声音更响了。他挤在我们俩中间，头微微向前垂着，我们把双拐支在他的腋下。比利拿着体重计。他检查了标定，然后手一挥放在了库特尔的脚边。此刻，他后退一步，举起一只手示意大家安静。

“好的，汤姆！”他悄悄地说，“现在我马上要拥有那只表了！”

“好的，比利。”库特尔说。他没多啰嗦，身子向前一摆，那只好脚正好踩在体重计左边一半的中间。面部绷紧，右边的屁股笨拙地一摆，把筒形石膏夹抬到了体重计上。痛苦的眼泪从脸上滚落下来，但他站稳了，喘着粗气。我和米克站在两边。

“行吗？”米克问。

库特尔僵硬地点点头，做好了准备。我们轻轻地扶着他的上臂，从腋下把双拐撤了出来，递给别人。尽管我们一直抓着他——非常轻，这样结果才不会遭到怀疑——我肯定他要摔倒了。他没有。他用尽全身的气力让自己直立，他努力的强度之大，决心之强让我们大家都怔住了，很长时间，连体重计都

忘了看了。

比利是第一个看的。

“我不相信。”他说着 眼睛直盯着那个小小的玻璃显示器。然后我和米克看见了。库特尔也会看到，只是他一直在全神贯注地直视前方。

指针停在十七英石三磅。库特尔打赌赢了。

“是库特尔！”我喊着，“多减了整整两磅。”

在四面响起的困惑的嘈杂声中，比利呆了，像醉汉一样冲向了人群，碰翻了一张桌子，倒的时候还带倒了两个旁观的人。库特尔猛烈地颤抖着，但是米克即时想到了跑去搬椅子，当汤姆向后仰倒下去的时候，已经有一个结实的平面准备好接他了。感谢上帝。他只有十七英石三磅。

十七英石三磅。这是不可能的。我把烟盒塞进他的手里，拍了拍他的后背。他筋疲力尽但很高兴，抬头冲着我咧嘴笑了。人群聚拢过来，既然他是胜者，这些人的嘲讽也就变成道贺。一瓶啤酒送到了面前，库特尔一饮而尽，叫再来一瓶，俨然是个国王。

米克把钥匙和金怀表从口袋里掏出来，没有什么仪式。他塞给库特尔，不再拿着这些东西使他很高兴。

“我相信，这些是你的。我会找出比利把卡迪拉克停在哪里。什么时候愿意就可以弄走。”

“多谢 米克。”库特尔感激地微笑着说。他迅速地把钥匙和表收进了烟盒，然后把盒子紧紧抱在胸前。

比利在地板上没动过。他盘腿坐在那儿，低着头，用一根手指头戳着靴子，像一个在游戏比赛中输掉了心爱的玩具的小男孩。米克弯下腰 轻声地对他说这是个玩笑 仅此而已 是木匠手臂的星期五晚上嘛。

库特尔就把 T 恤衫搭在肩膀上，但我还是帮他穿上了凉鞋。我跪在那儿，第一次仔细地看了看他右腿上的筒形石膏。正如我方才说过的，上面满是良好祝福的笔迹，但是此刻我又注意到了别的；石膏很脏，既不干净也不洁白。我还看到大多数留言都模糊不清而且褪了色，整个石膏从膝盖到脚尖都有裂缝。石膏实际上是由两块独立的部分组成的。是胡乱地拼在一起的。库特尔膝盖和大腿上的绷带是新的——然而厚厚地盖着橡皮膏。这没有道理。他装上旧石膏夹干什么？难道现在保健系统糟糕到了回收石膏再重新利用的程度？

库特尔看出了我的注意力集中的方向。

“没什么，”他愧疚地悄声对我说，“是辆自动装置的，你明白？一辆自动装置的凯迪拉克。”

我看到了红的东西，从石膏夹的底部渗出来，在地板上汇成了一汪 越来越大。

“库特尔 你从哪儿弄来的石膏夹？”我问 站了起来。

“是旧的。”他说着舔了舔舌头，为自己的聪明劲咯咯地笑了。“那次我摔断了腿。很多年前了，还记得吗？”

现在我确实记起来了，仔细想一想，很可能还是我自己签了名给他上的石膏。

上帝啊，我一边跑去打电话叫救护车一边想，他到底怎么去考驾驶执照呢？

后来，库特尔和比利走了，一切都平静下来了。我为米克和自己分别买了一杯烈性酒，用的钱是从他们在吧台非常慷慨地给我的无需返还的五百英镑贷款里出的。

水果蛋糕

史迪夫·霍肯史密斯

华茜译

当艾塞尔·昆南看见科尼·桑德雷丽坐在圣诞老人弗兰克的大腿上时，她就决心把她除掉。

对于那些喜欢女人袒胸露背，穿着紧身裤，头发蓬松的色狼来说，科尼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况且她只有六十五岁，还算年青。自从她搬进了在佛罗里达州克里沃特的“阳光普照”活动房小区后，那儿的男人都想着巴结她，载她去杂货店，让她看怎么玩推盘游戏，在她房子周围锄草。只要她用那还不太有皱纹，伸展自如的手指捻出一下劈啪声，男人们个个都忙得屁颠颠的。

但问题是，周围的男人并不多。阳光普照小区里每年都有五六个妻子成了寡妇，而丈夫变成鳏夫的速度则慢得多。这样争夺男人的竞争就愈演愈烈。现在圣诞老人弗兰克是属于艾塞尔的——不管他愿意与否。

艾塞尔的丈夫拉尔夫两年前去世了。他活着时一副臭脾气，醉熏熏的满嘴脏话。看印第安那大学下半年度橄榄球赛，一个失球会气得他把啤酒瓶砸向电视机；在看到佩度队中后卫底线得分时，他一脚踢向荧屏。他的死法同样令人诅咒。一个闪电击中了他穿着“锐步”套衫的身子，立时就把他烤焦了。

艾塞尔认为她丈夫是为印第安那大学的体育事业而死的。

她给校长写信，要求以她丈夫名字命名一个大厅或者是一种奖学金，但她从来没有得到回复。这把她给气疯了，她决定烧掉拉尔夫所有的印第安那大学纪念品。她把汗衫 夹克衫 棒球帽 塑料杯子，纪念币以及圣诞饰品一古脑儿扔在他的伟伯烤架上，浇上一整桶的汽油，擦了根火柴。熊熊大火不仅烧掉了她的眉毛，还殃及了邻居的那棵柠檬树。整整一个月，活动房小区里都有一股烧焦的柠檬派的气味。

尽管艾塞尔对她丈夫还念念不忘，但自从医务人员把尸体运走的那一天起，她就急切地想要再嫁人。当看到那些风流寡妇们，有些她甚至曾引以为友，一等到男人们死了老婆，马上就迫不及待地去勾引他们，她为此感到愤怒不已。和其他寡妇们相比，艾塞尔暂时处于劣势，因为她的眉毛不见了。但即使等眉毛长出来以后，罗曼司还是属于别人，她一点都没有沾上边。最后她终于表明了立场，在一次七月烧烤聚会上站出来宣布：“我已经等得太久了！这个小区的下一个未婚男子该是我的，我的！”

结果“下一个未婚男子”是弗兰克·史密德，是一个从明尼苏达州杜鲁斯来的邮局退休人员。他不是艾塞尔喜欢的那种人。长着一张苍白的脸和平平的胸部，两条细长的腿撑着个啤酒肚。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她的梦中情人，里卡多·蒙塔班。但是他符合她的第一要求，一个大活人。

在佛罗里达州退休人居住的活动房小区里和公寓里，有很多不成文的法律，其中一条就是四星期法则——如果在配偶死去后又和另外的寡妇或鳏夫拍拖，至少得过一个月。而葬礼结束的第二天，艾塞尔就对弗兰克采取行动了。

她先给他买了一个蛋糕，第二天，她给他带来了杰儿 - 欧牌沙拉。第三天是金枪鱼沙锅菜，到了第四天她使出了杀手锏，使得所有人都知道了她的意图：她给弗兰克·史密德带去了一个